

小說叢集之八

神之奇談

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原 著 者

P. Spillmann S. J.

譯 述 者

P. Stenz S.V.D.

*Cum approb. Reverendissimi Episcopi
de Yenchowfu et Sup. Societatis S.V.D.*

Yenchowfu, die 1. Junii 1939.

神工奇談

第一回 卜拉克身靈抱病 起神疴須待神醫

話說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秋美國巴爾的茂城。一個財主的宮殿裏秩序狼亂。這個財主名叫卜拉克。他有一個大銀行。此時他患病沉重。回春無望。城中的名醫都請過了。到底無人能治。只見這病人氣息奄奄。命在旦夕。又特請了外方的一個出名的大夫。大夫看過了病人。就給病人的長子說。身病易治。心病難醫。看你的父親。身瘦如柴。神情不安。一天比一天羸弱。如今他志迷神亂。口中譫語不絕。等他神志清醒。你可以提醒他。叫他把他的心事。按排妥當。然後他可以平安逝世。病

人的長子聽說這話就狼難受。平日他和他兄弟。很孝愛他們的父親。因為他們的父親。一輩子為他們操心費力。飽受風霜。為他們掙下了好幾百萬塊錢的家資。他的銀行在天下也狠出名。但有一條。他沒有管教他的兒子們。叫他們奉教。熱心恭敬天主。要知光圖發財。光管世俗的人。每每的忘了天主。忘了救靈魂。這個財主就是一輩子光圖發財。把恭敬天主救靈魂的事。竟撇在九霄以外了。當他年幼的時候。家裏狠貧窮。自愛爾蘭逃荒到美國。他母親是個熱心女教友。他自幼聰明。心機靈巧。意則屢中。因此漸漸的發了大財。三十多歲的時候。娶一富家外教的閨女為妻。以後他奉教的心愈行冷淡。不用提這卜拉克的兒子們。一名恩里各。一名帕特里。見父親奉教冷淡。

自然無心入教。教中的道理。不懂教中的規矩不守。所以恩里各也不知道大夫叫他提醒他父親。安排什麼心事。回想他父親從前生意公道。賬項清白。又爲養病院裏花了許多的錢。一生都是急公好義。濟苦憐貧。大得人望。不知還有什麼不妥當的事兒。真令人百思莫解。想來想去。終沒想到這領終傳得安死的事情。

第二回 對長子良心發現 請神父大夫受托

話說恩里各在他父親床邊坐着。守着他父親。正分神癡想的時候。忽見他父親輾轉醒來。心中一時明白。看見他的長子在他床前安安穩穩的坐着。遂覺着心神慌忽。面帶驚色。他的手這裏摸。那裏摸。他的眼。這裏看。那裏看。恩利各見他父親這等

光景就急忙問道。父親呀。你覺着怎麼樣呢。好點了麼。他父親說。嚶。我的兒。我的兒。我覺着不好。我覺着不好。我覺着快死。我覺着快死。到底我這時還不能死。到底我這時還不能死。還不許死。遂就用手指他的心說。遂就用手指他的心說。這裏還有什麼。先該治好。恩里各見他父親這樣的驚惶。他也就害了怕。安慰他父親說。父親呀。你的身體很弱。不要心裏害怕。我快給你請個大夫來。叫大夫給你點藥吃。你心裏就平安了。他父親聽說他兒要給他請大夫。心裏覺着更難受。更不平安。就大聲喊叫說。我的兒啦。你不用給我請大夫。大夫不能治這病。大夫不能治這病。大夫治不了。恩里各問道。大夫治不了。誰能治呢。病人說。快給我請一位神父來罷。此時恩里各心中着悶。又問

說。請一位神父來麼。請神父來好做什麼呢。神父一來恐怕父親心裏更亂起來了。父親的病就更利害了。他父親催他說。我的兒。我的兒。快請他來罷。快請他來罷。我的心神暴痛。一會就要死。一會就要死。可是我先該見神父。恩里各心裏狠憂愁。遂又安慰他父親說。父親呀。你別叫神父來。神父一來到。恐怕你死的更快。病人聽說越發難受的狠。要從床上起來。恩里各見父親要起。因此大聲叫說。父親父親。父親你別起來。一起來你就不能活了。他父親生氣給他兒子說。你快離開我。真難爲死我了。先給我請個大夫罷。恩里各到底沒有走。他不懂的道理。所以不知道人將死的時候。良心有罪。是個狼難受的事。但見父親說請大夫。遂打電鈴。叫他的下人。快去請大夫。下人領命。

去了。一會的把大夫請來。病人叫聲恩里各。你暫且出去。我有幾句話。給大夫說。這時恩里各遵命出去。病人給大夫說。先生。我如今心裏很明白。我覺着我快死。可惜我早沒有教訓我的兒子們。叫他們領洗奉教。如今後悔之無及。我叫我兒恩里各。爲我去請神父。他不知道請神父有什麼好處。他想我是說糊塗話。先生既爲我費心不少。如今我求先生。仍不辭辛苦。爲我請一位神父來罷。論說這大夫。本是一個耶穌教人。到底經過多次。病人在臨死的時候。爲病人請神父大有好處。所以立刻忻然應諾。病人說求先生可親自把神父領來。不然恐怕有阻礙。大夫答說。我走了不過二刻我就回來。這時病人深言道謝了。大夫並詔他的兒子前來伺候。次子帕特里聞命到來。不知

父子二人如何講話且聽下回分解

第三回 輕世務臨沒垂訓 愧心話對子慚言

話說次子帕特里來到他父親床前。病人看見次子。只叫了一聲我的兒。帕特里見他父親難受的不能說話。就急忙問道。父親呀。你要給我說什麼呢。他父親答說。我有一些話當給你說。到底我沒有氣力了。我快離別這個繁華世界了。我快離別這個繁華世界了。你該知道。你該知道。我是天主教的人。我是天主教的人。我一輩子光有發財的心。忘却至尊貴的天主。言時貌甚淒慘。帕特里眼裏含淚勸道。父親呀。你如今別想那些已往的事了。穩住你的心。心裏一平安。病纔好治。他父親說。我這一輩子所做的事。都不要緊。就是一條要緊的我忘了。帕特里

又叫聲父親說。你不要難爲你自己。兒知道父親一輩子是個體面人。如今報紙上天天登載父親的病況。人都讚美你。說你待人慈惠。好善不倦。病人說不錯。世界上的光榮體面。我固然有的。你該知道。世界上的人光看外面的好歹。到底有一個全知的天主不看外面。不多時我就要受天主的審判。帕特里嘆息一聲說。噯呀。父親你別說這樣的話。我聽見這話。我心裏很難受。他父親遂叫聲帕特里。我的兒。這樣我就不給你說話罷。但有一句話。我該給你說。就是要得良心的真平安。該奉教恭敬天主。爲父的後悔。早沒有訓告我兒。如今未免太晚。盼望我兒不違背我的意思。要將此牢記在心。帕特里尊聲父親說。父親呀。你從前沒有提過這些事兒。怎麼如今偏想起來呢。他父

親又責問說。我的兒。我說的你不願意聽麼。你不願意聽麼。你不愛你的老父親麼。帕特里又安慰他父親說。父親放心罷。我很願意。我一定想法子奉教。病人又疑惑說。你哥恩里各想着我是說糊話。到底我如今狠明白。我告訴你。你快給我拿兩萬塊錢的票子來罷。放在我的棹子抽屜裏。把這抽屜的鑰匙交給我。帕特里不知道什麼意思。想是父親又說糊塗話。到底他父親又催說。你快拿來罷。不要問拿這錢做什麼用。帕特里見催的狠急不得已。只得遵命拿來。他父親親手點過票子。以後叫他兒放在抽屜裏。他把鑰匙放在枕頭底下。以後病人凝神不語。唉呀。倘使這卜拉克知道後來的遺害。一定也要給他兒子解說他的意思。但因他心中愧怍。所以不欲發諸言表。

第四回 神父前安領聖事 睡鄉裏善辭凡關

話說大夫去請神父。時不過二刻。果見大夫同神父一齊來到。此時帕特里未去。只見神父年紀約三旬以上。容貌溫和。舉止端莊。行未入戶。卽命他的下人。預備一張棹子上鋪以白布。中供耶穌的苦像。旁燃蠟燭一對。以後進屋默靜幽閑。一語不發。且說帕特里在一旁觀看。心甚茫然。正欲待觀底細。只聽大夫吩咐他道。若是你愛你的父親。你該同我一齊出去。帕特里見大夫叫他出去。心中不悅。被大夫再三催逼。方纔出去。那時神父的下人。在門外等候。神父叫他進來。爲病人念經。一面神父給病人開了工。終傳了。送了聖體。病人也熱心領了聖事。心神安定。以後出來等着見病人的兩兒子。不多時果見恩里各、帕

特里兄弟二人到來。神父吩咐他們說：看你們的父親如今狠
本和。以後可以安然去世。他還託我叫我告訴你們。後來相幫
一個苦嬰孩院。說完神父飄然而去。他兄弟二人聽了神父說
的。也沒話說。遂進屋來。到他們父親床前。看見他父親在床上
仰着。神色泰然。氣息溫和。並着手合着眼。口裡啾啾的只是念
經。他們看見這個靄然可親的光景。不由的孺情盪漾。呆立床
前。不敢說話。驚動他們的父親。但見病人忽然把眼瞪開。望見
二子侍立一旁。就大發慈愛的心。遂伸出手來。遞給他們。他們
兄弟就口親父親的手。只叫了一聲。可愛的父親。親情觸懷。不
禁淚珠滾滾。父親見兒子們這等悲情。也吊淚說。我的兒啦。我
的兒啦。我如今心裏平安了。天主寬赦了我的罪。噯呀。噯呀。我

的親兒啦。我的親兒啦。我爲你們求天主。叫你們快找着正路。要緊別等到臨死的時候。要緊別等到臨死的時候。那個神父給你們說了我的意思了麼。他的兒子忙答道。不錯神父給孩兒說過了。我們要隨父親的意思去做。父親儘可放心。他們父親又說。天主降福你們。千萬可別說是我給的那個錢。千萬可別說是我給的那個錢。如今我狠饑的慌。我要睡。我要睡。天主降福你們。說完就睡着了。正睡的時候。天主收了他的靈魂。

第五回 想死後幾番問難 疑神父兄弟生心

話說恩里各帕特里兄弟兩個。見父親睡覺。毫無聲息。及細看時。知父親早已斷氣。他兄弟二人。不禁的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哭了個聲嘶淚盡。該想他們平生最愛他們的父親。因想起來他

們的父親一生的事情。未死以前的光景。及囑咐他們的話。就是說世界上的財帛光榮。如同鏡花水泡。虛而又虛。若得良心的真和平。就該奉教恭敬天主。又想他們的父親。在世界上。是如何的體面。如何的光榮。一輩早起晚眠。少吃儉用。爲世界上。的名利。已費盡了心血。平生的英英華表。如今在床上躺着。渾身冰涼。面黃如土。世上的虛體面假光榮。及一切快樂的事情。都得離開。除了一個好棺材。別的都帶不了去。棺材雖能帶去。到底他也不知道。生前的明樓暗閣。如今只剩六塊材板。過幾年。這材板埋在地裏。也要同屍首一齊朽爛的。那時邱墓荒涼。野草叢生。人生世福。果何如耶。這時恩里各已去。只有帕特里守着他父親的屍。哽咽縈思。又捫心自問。人死以後。真有賞罰。

麼。如果真有。我可怎麼樣。就能得死後的真平安呢。帕特里正自己問難的時候。忽聽有人敲門。就令進來。見一人手裏拿着一把鑰匙。交給帕特里說。這鑰匙是在病人枕頭底下找着的。帕特里手接鑰匙。問說。你可是奉天主教的麼。那人答應說是的。帕特里說。你可以往堂裏去。按排發喪的事。那人領命去了。擇定日期。三天以後。發喪的那一天。城中的官紳。及一些親戚朋友都來送殯。至於怎樣體面。怎樣熱鬧。可想像而知。不必盡講。出了殯以後。此時天色已晚。恩里各問他兄弟說。發喪的時候。你也曾看見那位神父了麼。他兄弟答說。如今我也正想起這個事來。我沒曾看見他。咱父親臨死以前。托付他。告訴我們。叫我們行哀矜。這樣說來。送殯的時候。也該有他。令人實在着

悶。實在惑疑。咱父親死以前。叫我給他送去兩萬塊錢。放在一個櫃子裏了。錢櫃子的鑰匙。父親死了以後。一個下人交給我。他哥問說。你沒看看那個錢。如今還在櫃子裏麼。他兄弟答應說。現在我還沒看。我們兩個如今可快開開櫃子看看去罷。

第六回 不知教規敢妄斷 竟作盜案事上控

話說他兄弟二人。上他們父親死的那屋裏去了。用鑰匙把櫃子開開看時。只見是一個空櫃子。錢不在裡頭。他二人就失色相顧。不知所出。等了一會。恩里各就問錢在那裏。他兄弟遂把他父親臨死以前。是怎麼要這個錢。神父來以前。他怎麼把這錢櫃子放在一個棹子抽屜裏。細細的述說了一遍。這樣說來。除了父親給我別人誰也不知道。就是神父走了以後。除了我

們兄弟兩個。並沒別人在這屋裏。咱父親死了以後不過一刻。有一個下人給我送來這錢櫃子的鑰匙。想那個下人也不知。究竟是誰偷了這個錢呢。他哥說。你想是那個神父偷去了麼。他兄弟說。這事真也出奇。我想除了是那個神父。別人還能是誰呢。也許是父親把這錢託他。叫他送給嬰孩院裏去了。也未可知。可是他該給我們說一聲。他不但沒提這事。還給我們說。叫我們多行哀矜。看來一定是這個神父見我們的父親那時身體病弱硬要了這個錢。爲他自己花用。他哥說此事至今已經數日。或者別人偷去。亦未可知。他兄弟說。如今鑰匙在我手裏存着。你仔細想一想。若有別人偷這個錢。錢櫃子的鎖也該弄壞纔是。他哥答說。不錯。這鎖也不是平常的鎖。這事實在

出奇。他兄弟說。出奇是出奇。該知這兩萬塊錢到是一個小事。我們用不着。到底這人當着神父的地位。竟做出這樣哄騙人的事來。這不是個賊麼。他哥又說。你知道我狠不願意。叫神父上我們家裏來。我雖是不信他的道理。到底我還沒想他能辦這樣不好的事。且是天主教的神父。到處都很有名望。或者其中還有別的緣故。他兄弟說。爲這個事實。在想不起別的緣故來。以我看。一准是這神父偷的。但是咱父親從見了他。就得了平安。這樣天主教的道理。能平和人的心。所以我也有意看教中的書。好明白他們的道理。可是如今我想都是哄騙人了。恩里各叫聲兄弟說。如果是這個神父偷了我們的錢。我們可查明白後。控訴他就是了。他兄弟二人。什麼道理也不懂。糊糊塗塗。

塗的又妄斷了神父一番。還要告神父。再說這個神父，名叫保祿。他管理一個大養病院。因爲那大夫不斷的上養病院裏去。所以也請了這保祿神父給卜拉克送聖事。這時日銜西山。天色已晚。他兄弟二人往養病院裏來找神父。一到了先通報了看門房的。看門房的出來給他們說。神父已經出外兩天了。臨走的時候。他說他定不准幾天回來。二人聽看門房的說的話。更發疑惑。因問道。神父沒說他上那裏去麼。我們有一條狠要緊的事情。務必的得見神父。看門房的答說。沒有。神父說他沒有一定去處。如今替他另有別的一位神父代理。先生們若是願見。可以能見。恩里各說不用。二人轉身去了。在大街上兄弟二個。底聲細語說。想來是這神父怕後來事情一旦敗露。自覺

身名難保。故爲此免脫的計算。嘴裏一面說。就不停足進了衙門。官長前告發了神父。第二天見報紙上。有捉拿神父的佈告。及神父的照像。並載誰要按像見了保祿神父。立即捉送到署。

第七回 沿城奔波尋下落 函訴心疑不受憐

話說保祿神父。受卜拉克的托付。爲找個窮人的下落。終日在外。各處奔波。神父又沒工夫閱報。家中這些的枝節。都茫然不知。但是走到一個城。詢問不着。就往別的城裏詢問。因此經過了許多的城。走了狠遠的路。末了到了岐加哥城裏。問着了那個窮人的住處。那人已經不在了。搬下他妻子。及他的兩個女兒。自從在巴爾的茂城裏。塌了銀行以後。家貧如洗。命途潦倒。終日與饑餓爲鄰。雖然窮苦至極。只是無可奈何。且說這個窮

人名叫位德。也是教中善士。每次想起他受的窮來。就痛苦落淚。他難受。不是沒了他的錢。是因爲他的一個朋友。同他夥開銀行時候。他不知道銀行將來要塌。他的朋友知道。故意叫他將若干的銀錢。存在銀行中。以後銀行果然塌了。他朋友借此把那銀錢自己昧起來。因此他的朋友過了幾年。自己開了一個銀行。發了大財。所以他疑惑他朋友哄騙了他。沒有將他的錢存在銀行裏。那時位德一文不鳴。也不能作買賣。好歹的找了一個小本分。一家人餬口。這樣他家一年比年一窮苦。位德常常的想起來。他丟的那個錢。疑惑他的朋友昧了良心。終日苦楚百端。艱難萬狀。因憂成疾。以後自己的本分也丟了。萬般無奈。就給他朋友寫去了幾封信。信上明明的說了他心裏的

疑。再說他的朋友不是別人。就是死的那個卜拉克。有一天卜拉克得了位德的信。也給位德去了一封回信說。看你如今這個貧苦法。我也不怪你疑惑我。若是你還如同從前一樣。我一定不願意你的。如今我實在爲可憐你。表示我的心。在信裏給你寄去了一千塊錢的兌票。略助燃眉。若你後來還遭難。可給我來信。我還要相帮你。現在你受窮苦。本不怨我。我真不知那時我們的銀行要塌。位德看了這封信。知卜拉克要哀矜他。心甚不甘。便不欲受他的哀矜。遂把那兌票原封寄回。

第八回 位德家補償虧欠 回故土依舊安居

自從位德死了以後。他妻子給他的兩個兒女。在岐加哥城裏一個小屋裡住着。保祿神父找着了她們。問知這個小屋是她

們的住處。遂扣門求見。這時出來了一個姑娘。就是位德的兒女。因爲他家裏貧窮孤苦。平常沒有客來。如今姑娘見來了這樣體面的客人。上他家裡來。心裏非常驚訝。因問神父是什麼人。來者爲何。神父答說。我找位德先生。那姑娘說。我就是位德的長女。我父親位德已去世多年了。尙有老母在堂。神父聽說他是位德的長女。便要進去談話。那姑娘好不怠慢。就請神父先進來。神父說。我要見你的母親。我有一要事相告。姑娘說。我母親如今害病。若有不好的信息。告給他。恐怕他的病更利害。神父說。我的信是個喜信。爲你母親一定沒有害處。姑娘就問神父的姓名。神父答說。我不能給你說我的姓名。我已經找你們好幾天的工夫。走了許多的城。如今纔找着了你們。從此看

出來我的事是狠要緊。但事情雖然要緊。如今不過一會的工夫。囉唆你們。我要知道你們是位德的家屬。不是是從前自愛爾蘭逃荒來的。不是。如果有憑據。我就該給你們一點東西。爲補還你們從前吃的虧。姑娘聽說這話。非常的驚訝。就請神父先坐下。他去見他的母親。把神父的話。給他母親述說了一遍。以後來請神父。這姑娘的母親在一個椅子上坐着。不能起來。旁邊站着別的一個姑娘。就是位德的二女兒。姑娘的母親開口說道。先生願意知道我是位德的夫人。我有一定的憑據。遂就拿出幾封信來。給他家的文書。叫神父看。神父接過書信看了一遍。就說這樣太。太真是位德的夫人了。我感謝全能的天主。叫我找着了你們。說完就從他的行李裡。拿出一個小皮包。

來。遞給了位德的夫人。夫人問說。莫非先生是那個卜拉克打發來的麼。神父尊聲夫人。不問我是誰打發來的。你收下這個小包罷。這幾年的工夫。我知你們受了艱難。這小包裡的東西。全是你們的。並不是哀矜你們。可是我還求你們一件事。我知道你們是奉教的。你們可以給打發我來的那個人。多多的念經。如今他已經死了。夫人又問先生是誰。你就該這樣的仁慈。好幾天的工夫找我們。也不怕受辛苦。我們該怎麼樣謝謝你的仁慈呢。神父說你們不用酬謝我。但求你們不要給別人說。我來到你家的事情。也不要問給你們錢的那人是誰就穀了。因爲這是一個密事。夫人和他的兩個兒女。當面允許神父。事不外言。神父便辭別而去。位德的太太心中暗想。這來人大概

是一位神父給錢的那個人必是他丈夫的朋友卜拉克。他心裡明白，並沒說出口來。遂取開皮包，見內有兩萬塊錢，乃知是他丈夫從前失迷的那個錢。連利錢亦在其內。這時候位德的女夫人給他的兩個女兒一家三口手裡有了錢財，就心滿意足。又回到本土愛爾蘭居住。至於給他們送錢的神父，後來受了他人的告發，遭了難，爲他們如何能知。

第九回 聞凶信驚心下淚 討安慰主前告憐

話說神父自離了位德的住處，心事完了，就喜色洋洋的返奔巴爾的茂城。來到他管的那個養病院，敲門拉鈴，看門房的出來，見是神父來了，就變色說道：「神父來了麼？」神父怎麼來的，快樂的逃命罷。人都要拿神父。神父聽說這話，不知道其中的意

思。遂問道。出了什麼事。你是瘋了罷。看門房的答說。我沒有瘋。神父快着逃跑罷。神父又追問其故。看門房的說。神父還不知道麼。如今衙門正要抓你。神父大大的驚訝說。莫非有人告我麼。我有什麼不對人的事呢。看門房的說。神父若不知道。我更是不知道的。剛纔有一些巡捕來了。各屋裡尋找神父。這時神父驚的面如土色。再問道。你真不知其中的緣故麼。看門房的本不欲多說。因勉強答道。大概是那開銀行的卜拉克死了以後。他家沒了一些錢。說是神父的事。神父一聽豁然明白。就仰天長嘆道。他們這像是誤說我偷的了。我的天主呀。你可憐我罷。因痛心淚下。看門房的知道神父沒有不是。就又催着神父快着逃命。恐怕神父被拘。神父的心神抱痛。眼裏含着淚。呆了。

一會。又實實在在的說。我不跑。若我一跑。就更顯出我偷他們的錢了。我囑咐你。你可以告訴我的同人們。叫他們給我念經。說完了。神父進堂。跪到祭臺前邊念經。求主相幫他在這個苦難中。念了些時候。他也求聖母說。我的慈母。你的孩子來到你臺前。求你什麼。你沒有不允的。可憐你遭難的孩子罷。憂苦之慰。爲我等祈。

第十回 奔衙門無愆自首 對官長只用一言

話說神父祈禱已畢。出了堂。自己徑奔衙門而來。到了衙門裏。稟明了官長。官長想是神父自行投案。就上堂相見。神父一見了官。就慷慨說。他就是衙門裏要捕拿的那個神父。官見神父容色毅然。略無懼色。也驚訝嘆息道。唉。你自行投案。卜拉克的錢。

可是你偷的麼。神父但但答應說。我不是賊。官又問說。你既不是賊。你是爲何而來呢。神父說。我見報上載着。衙門裏要我。所以我不敢不來。官問說。你如今纔知道衙門要你。我已登報數日。我已登報數日。噢。不錯。你出門了。正是因爲你出門。人纔告的你。可以給我說明。你何往何事。神父答說。我說不的。官說。你若不說。人更疑惑你。神父這也無奈。官說。我要把根由對你講明。當卜拉克臨死以前。他的兒子給他送去了兩萬塊錢。你去以前。那錢還在抽屜裏。抽屜同錢櫃子已經鎖了。卜拉克的兒子發誓說。除了他和你別人沒有往屋裏去。下人不知道抽屜裏有錢。是不能偷去的。下人也親自把錢櫃子的鑰匙交給卜拉克的兒子。帕特里了。叫你說能不疑惑你麼。神父聽官這一

番講論。雖然有理。心中明白。不敢辯駁。不由的面帶黃色。但說他不是賊。官又問道。你但說你不是賊。到底是什麼意思呢。你願意說這錢不是你偷的。可是誰偷的呢。這時神父緊閉唇齒。不肯發言。恐怕不知不覺的。說出犯禁的話來。官說你只是不說話。叫我實在作難。我要按法律辦你。神父仍不作聲。官細觀神父的氣色。見神父絕無愧懼的光景。因說道。你至少給我說你得了這個錢。或是沒有得。神父又說。我不是賊。這時神父痛不欲言。官說我知道天主教的神父們。都有很好的名譽。我實在不願意按律法辦你。我怕爲天主教爲你們神父。狠不雅觀。後來遭人的毀謗。若你如果沒有不是。你可以給我出個門道。叫我好容易判決這條案子。神父說。我實在不能說別的。求

官別追問我了。官說這樣我就沒有別的法子。該押起你來。遂打電鈴來了兩個衙役。將神父押起來了。

第十一回 閱報章徒增憂苦 對證人仍不多言

話說神父被押。第二天各報上都登載說。官上將一位神父押起來了。因爲他偷了卜拉克的錢。外教的毀言謗語的。都說奉教的怎樣不好。神父怎麼樣哄人。官見了這些報。因自言道。細看這被告。不像個罪人。在他臉上看出來。他沒有不是。到底他爲什麼不說話呢。且說這官本是一個耶穌教人。不知道神父不許露人的神工。更不知神父情願受死。也不肯說人在神工裏託付的事情。官又把這些毀謗他的報。給神父閱看。爲引着神父說話。神父見報上人都咒罵他也罵聖教會。因此他的名

聲。和全聖教會的名聲都壞了。神父心中的痛苦。更如同火上添油一樣。眼裏流淚。跪在地下。求天主說。天主你可憐我。叫我爲愛你的緣故。能忍耐這些凌辱。過了幾天。官又過神父的堂。因爲事已登報。盡人皆知。所以過堂的那一天。無數的人來看。好幾個大報館亦打發人來看。爲着好詳細登報。審判官當着衆人面前。問神父說。你偷了卜拉克的兩萬塊錢了麼。神父又不說別的。還答說。我不是賊。不多時來了一些證人。有卜拉克的兩個兒子。請神父的那個大夫。及他的下人。還有跟神父那個輔祭的等人在大堂上議論紛紛。最要緊的就是帕特里證的話。他將沒錢的來歷。在大堂上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審判官又問神父說。剛纔帕特里證你的那些話。你也有話辯對麼。神父

又答說，我不是賊。這時帕特里見神父默不置辯。面容愁慘。甚是可憐的慌。先有八分後悔。他作事冒昧。因自言道。如這個神父真沒有不是。冤枉了他。我可怎麼樣呢。噯呀，告了無罪的人。這事多麼重要呢。再說幸虧神父叫我父親得了安死。這時就盼望找一個別的法子。好證明神父沒罪。到底總也找不出來。再說位德的家屬。不知道有人告了神父。也不知給他們送錢。那人是個神父。一家三口回到愛爾蘭過起日子來了。

第十二回 定罪聲裏招衆忿 律師口中靈玄機

話說證人證完了神父。審判官以帕特里的證話。當堂宣布了神父的罪狀。這被告不說話。更發顯錢是他偷的。這個罪格外的重大。因為他是哄騙一個病人。偷拿這錢。照律法定他十年。

的監禁。定罪以後。看過堂的人。心中都大抱不平。口出怨言。證人中另外卜拉克的下人。養病院裏看門房的。及伺候病人的姑娘。都難受的吊淚。帕特里也不轉眼的看神父。見神父在一個板橙上坐着並着手。低着頭。臉上發白。他覺着良心上實在難忍。就想一些方法。平安他的良心。忽然想起來。可給神父叫一個律師來。神父本不欲要律師來。到底按外國的律法。該有一個律師說被告的理。衙裏竟派了律師去。律師說。先生們。我當律師已經二十多年了。總沒覺出律師的本分如此難當。我心裏知道這被告一定沒有罪。到底我不能證出他沒罪來。因為被告。沒有給我說別的。光說給我說他不是賊。卜拉克臨死的時候。那些事。他一字沒提。所以我沒有別的話證他無罪。可

是還有一說。這被告的是天主教的神父。他也不圖發財。也不圖大名聲。認得他的人。沒有不尊敬他的。沒有一個人說他能犯這樣罪的。他管理一個大養病院。黑夜白日爲病人操心。無論是什麼病。也不問病人是窮是富。他都一律看待。窮人都說受了他無數的哀矜。他上窮人家裏去。相幫他們。安慰他們。他若願意發財。也是很容易的。祇因他才學出衆。從前在學堂考列第一。也曾編纂了好幾部書。況且又是富家。城裏的人。都知道他家富飽學。我真不曉得怎麼他能做這樣的事。我們爲什麼不叫那些窮人。那些遭難的人。那些病人。及認識他的人。來證證他是個好人呢。雖然他家裏有錢。薪俸很多。到底他吃飯穿衣。都是狠平常。事事儉省。告他這樣的罪。真是令人不解。再

說原告有什麼真正憑據，就是帕特里證的也是疑惑他，並沒親自看見。請問疑惑他，就該定罪。這樣利害麼？我雖然不奉天主教，到底我知道天主教的神父們，不許說在神工裏聽過的事。就是至死也不肯說的。如今你們看這被告什麼也不說明發顯他，是在神工內聽的事。噯，我不多說了。你們看被告對我擺手，不願意叫我多說，因為他是個體面人，恐怕我多說話，將密事露出，玷污了死人的名譽。我求原告有什麼法子，使什麼法子。查明被告真無罪。我還問一句，他一輩子沒有惡行，爲人都知道他行了很多的善功。這樣定他的罪，未免太重。莫要光按着明悟做事，也要問問你們的良心。

第十三回 掩飾父過起抗意 巧下斷語套真情

話說帕特里聽了律師這一番講論，意中包含他父親有公道的事情，丟他父親的臉面。不由的怒從心起，正要起來與律師反抗，只見審判官起身說道：「律師說被告在開工的時受了病人的托付，替病人補還了什麼錢，然而這死的卜拉克一生好善樂施，至死是一個體面人。我想他絕無不公之事。我再問被告，從病人屋裏出來的時候，給病人的兒子說的什麼話呢。」這時大堂上的人都追問神父，神父就站起身來，清清白白對衆人說：「病人叫我告訴他的兒子們，叫他們相幫一個苦嬰孩。」院官說：「病人卜拉克本不欲叫人知道，他行這個哀矜，所以囑咐他的兒子們，說不是他給的這錢。我再問被告，是你把這兩

萬塊送到嬰孩院去了麼。神父說卜拉克但說叫他兒子們親自相幫嬰孩院。並沒託付我。官說病人託你也许沒給你這個錢。因此你自行從抽屜裏拿出來了麼。神父只說不。官又說。病人也許爲謝謝你用這個錢。因爲他臨死的時候。你安慰了他。神父又站起身來說。病人沒有用錢酬謝我。官問說。你爲什麼把這錢從抽屜裏拿出來呢。神父答說。我實在不能說別的。我不是賊。若官長還是不信。我就他法沒有。定我什麼罪。我就甘心忍受。官說我如今明白了。病人給你這個錢。本是託你相幫嬰孩院。你想他兒子不知道這個錢。你假說叫他兒子們相幫嬰孩院。你自己把這錢昧起來。第二天你把這錢送到別處裏去了。不然你爲何出門呢。我求你吐露真情。這時神父坐下。一

語不答。官見神父一語不答。想是問短了神父。就又聲明定神父十年監禁的罪。聲明完了。神父不禁的就放聲大哭。一時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旁觀者亦皆吊淚。以後來了幾個衙役。將神父抬到監牢獄裏去了。

第十四回 苦退魔誘得神慰 主遣神父報佳音

話說神父在監裡受苦。二年的工夫。監裏的人。都不知道他是個神父。和別的坐監的。受一樣的罪。身穿罪人的衣服。天天充當苦力。編織葦席。也不許他做彌撒。奉教的罪人到主日該望彌撒。神父也同他們跪在一塊望彌撒。卑賤至極。因此神父常常痛苦流淚。他爲別人的事。坐這苦監牢獄。這時神父的年紀還沒到四十歲。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了。他也常想他從前的地

位。想從前他看書。能安慰病人。能相幫窮人。給他們送聖事。光是相幫人救靈魂。悅樂天主的心。如今是什麼光景呢。在這些凶手賊人當中跪着。爲聖教會何等恥辱。當一個苦力。吃的飯很粗淡。在一個黑暗的屋裏住。無棹無橙。在這潮地上睡覺。令人實在難忍。舉目寂寥。有誰告慰。辦神工的時候。給開工的神父。也不能伸訴他的冤情。除了他做完了苦力活。跪下求天主相幫他安慰他。衆位。該想神父從來沒受過這樣的難爲。沒有出過力。因爲神父是個讀書人。請看如今爲愛天主的緣故。一點不是也沒有。做了許多善事。竟甘心受這樣的苦楚。雖然他難受的時候。魔鬼誘惑他。叫他說實話。就不受罪了。又誘惑神父說。神父在這監牢獄裏。爲天主教裏狠不好看。一些人毀謗

聖教會也毀謗你。有時神父正編席的時候魔鬼這樣誘他。神父立時把席扔在一邊。跪下念經。求天主相幫他。不叫他失望。念完了經。心裏又平安說。隨天主的聖意。有一天主日。正是神父頭二年前給卜拉克開工的那一天。細想想那時的事情。不禁的神傷情屈。又難受起來。早晨望彌撒的時候。神父熱心領了聖體。遂把這幾年受的苦。全獻給了天主。天主也安慰了他。叫他心裏平安。彌撒以後。一個管獄的人來。在神父屋裏。給了神父一個本分經本子。因爲這管獄的上公事說。神父在獄裏狠盡本分。所以上頭許神父念本分經。也許了神父主日做彌撒。管獄的出來了。一個別的神父到神父屋裏來。安慰神父說。你放心罷。以後不叫你當苦力了。也許你看書。外邊的人都知道。

道你沒有不是。說完欠身而去。神父聽說這些好信息。不用說覺着很有安慰。就眼裏吊淚。捶胸膛說。我的天主呀。我的天主呀。我全心謝謝你。叫我能做彌撒。你叫人知道我沒有不是。我喜歡爲你受這個苦。也求你饒赦告我的那些人。

第十五回 過週年心曲再亂 得父函稍破狐疑

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覺的。又到卜拉克死的第二個週年。過這個週年。次子帕特里因又想起來他父親臨死的時候。那些光景。這時他哥恩里各已經受室。帕特里就在他父親那些屋子裏居住。這一天帕特里在屋裏靠着他父親的棹子坐着。兩隻手架着額。想當初他父親是怎麼死的。因又想起來那個助終的神父。及神父過堂的時候那個樣子。更想起律師說

的話來。就是說原告該查明這事。免得屈枉了好人。那時候爲顧他父親的臉面。怎麼樣生律師的氣。在這二年的工夫。多次想起這事來。心中甚是不安。恐怕是他父親在神工裏託付神父。還了什麼虧欠。所以如今又想起來。更覺着心亂。不禁的在屋裏躊躇起來。又想他父親見神父以前。是怎麼的怕死。見神父以後。是怎樣的安穩。如果我父親真在神工裏託付了神父。用那個錢補還了什麼虧欠。我就是妄告了神父。難爲了好人。又想到父親臨死的時候。諄訓他的話。他也曾對他父親說。人都誇獎你。是個公道體面人。他父親給他說。世界上的人雖然誇獎我。到底要受天主的審判。那時雖耳聽此言。心中忽略其中的意思。絕不想父親有愧心的事。如今再細細的玩味。便覺

他父親的話有些緣故。這時帕特里心中也辨不出究竟誰是誰非。又想神父若沒有不是。爲什麼當堂默不置辯呢。爲什麼他第二天逃躲呢。雖然如此自原自慰。心裏還是不能平穩。因又自言道。神父爲我父親費心不少。若是冤枉了他。這不是恩將仇報麼。咳呀。我爲什麼沒有查明這個事。竟然冒昧做了。倘或錯誤。我一輩子也難賠補神父受的危害。我有心再問神父是否我父親將這錢交託神父代補虧欠。可是已經問過了。他那時候並不肯說話。即便再問他。還是不說話。這叫我如何是好呢。帕特里這樣愁思無奈。精魂疲倦。遂又兀坐棹旁。忽然抬頭看見他父親的照像。在牆上掛着。他就凝神看他父親的像。看了一會。忽然想起來說。有了有了。我看看我父親生前交往的

書札也許能明白這事的緣由。遂就從抽屜裏拿出他父親的書札來閱看。看了幾遍。也並查不出什麼關係來。遂又查看別的抽屜的信。也是白白的。再想棹子裏頭。恐怕還有暗抽屜。就用手在棹子上各處裡敲。忽然聽見一個地方空響。忙秉燭看時。見內有一小門。用力開開。在裡頭又找出來一些信件。有一封內有一千塊錢的老票子。如今用不的了。信裏頭還有一封信。帕特里展信看時。信上說：

卜拉克先生大鑒。我情願意全家餓死。也不願意受你的哀矜。如今我更疑惑你。沒有把我的一萬塊錢。存在銀行裏。你自己用了。你如今發了財。也是因為你虧了我的錢。你如今不聽你良心的話。到後來恐怕你不能不聽。還有一個公道的天主。後

來要審判你信後邊寫的是位德謹覆。

帕特里看完這封信。就大大驚訝說。上言有個公道的天主。要審判你。是了是了。一定是我父親臨死的時候。託神父補還這個虧欠。如今我爲這事屈枉了神父。天主必然要審判我的。這可怎麼樣呢。這時帕特里狠害怕的樣子。在屋裏沒有安身的地方。就又說按信上說的。是一萬塊錢。沒了不是兩萬塊錢麼。因此他又疑惑。是神父偷的。再看看信上日期。知是三十年以前的信。大概這兩萬塊錢中。連這三十年的利錢都有了。咳呀。當不住神父一點不是也沒有。我屈枉他了。

第十六回 信得一真強辯難 計求兩全談辦法

再說帕特里從找着這個信。就坐不安。立不穩。急忙拿着這封

信來見他的哥恩里各。恩里各見兄弟來的如此驚慌。忙問道有什麼事情。何必如此驚慌呢。他兄弟答道。壞了事。給你看這封信。你就知我為什麼害怕。他哥接過信來。看了一遍。也面帶驚色。到底還不明白其中的真意思。就問他兄弟說。這個信不是給咱父親寄來的麼。他兄弟答應說。不錯。是給咱父親寄來的。噯呀。從這封信上看出來。我們將這無罪的神父。送到監牢獄裡去了。少時帕特里眼裡又吊淚說。我們怎麼就沒有順從父親的話。那時快尋覓恭敬天主的正路呢。父親的話。我雖牢記在心。當時沒有竭力奉行。是因為我疑惑天主教是假的。也疑惑這個無罪的神父。如今叫他在監牢獄裡受苦。我們在這裏享福。真令人着實後悔。他哥說。你且不要瞞怨自己。我

也怕這事弄真了。但是我們還沒有確實的憑據。何以證明神父沒有不是。他兄弟說。我的良心就是個確實的憑據。我的良心提醒我說。神父沒有不是。我如今還想起來。神父過堂的那個光景。那時我就覺着神父沒有不是。但那時我傲氣填胸。又怕損壞父親名譽。所以沒敢當堂校正。恩里各說。據兄弟說來。我們該如何措置呢。他兄弟答說。除了把這屈情的神父打救。還有別的法麼。他哥道。這樣父親的名譽怎麼樣呢。將來外人豈不要譏笑咱父親是個騙子手嗎。他兄弟因大聲嘆息說。唉。我也看這是個大難處。可是能叫這個好人受苦麼。他哥說。父親的名譽一壞。連我們也沒有臉面。此地的人都要小看我們。不依靠我們。帕特里叫聲哥哥說。你能說這個麼。這些事都

不要緊。要緊的就是我們該補還不義之財。不然我們的財產長遠不了。俗話說的好。無義之財不發家。總不要忘了這句話。我們死的時候。若有不公道的事。我們也要如同父親一樣的不平安。父親尚能辦神工。使他的良心平安。我們外教人難得神工的好處。真叫神父坐十年監獄。我們後來可怎麼補還呢。此時他兄弟二人對面無言。以後恩里各口稱兄弟你說的對。要緊的就是公道。我們無論如何遭難。總要以忠信誠實爲先。帕特里尊聲哥哥道。此事別無他法。我該到官廳自首。承認前事是我妄告神父。我自己情願賠補。他哥說這也無甚理由。帕特里說道。我說錢是我拿去了。還了一個密賬。他哥嘆息一聲說。你不要這樣說。帕特里攙言道。我是說的實話。錢本來是經

我的手拿的，用這錢也是真補還了密賬。他哥又說：「這個說法使不得，因為你過堂的時候發了誓。官長前證明了你的話是實話。你這樣說，大反前言，恐怕你受背誓的罰。」以我看還是按着我們的良心辦好。我們的良心提醒我們做什麼，我們就做什么罷。他兄弟說：「自此事查明後，我就心緒紛亂，毫無主張。我想我立時進衙門，將誣告神父的理由，自行訴明。官長何如？」他哥說：「此事不可慌速。我們可先尋一個兩全的法子。一面能證神父無罪，一面可保護父親的名譽。」他兄弟說：「可是如何尋得呢？」除了這封信以外，我不知尚有什麼好憑據。他哥說：「不是這樣。我們可找一個暗查，先打聽那位德的下落。若打聽出來以後，再差人訪問，曾否得了兩萬塊錢，是誰交給他們的。」這位神

父也許沒露姓名。我想位德家裏的人。一定見了這位神父。不然爲何父親死了第二天他就出門呢。想必是尋位德的下落去了。他兄弟說如此未免太遲。我恨不得立時救出神父來。我一心願意到監獄裡給神父說。我如今纔知道他真沒有不是。懇求他的饒赦。竭力把他救出監來。他哥聽說也狠贊成說。好。你一面去見神父。我一面派一個暗查去打聽位德的下落。

第十七回 神父前懇切求赦 無罪人榮耀出監

單說帕特里要見神父。就直奔監獄而來。管獄的領進他去。到在神父的屋門以外。就向帕特里說道。按獄中規則。獄中的人禁與外人接談。但是如今你自己進去說談亦無妨。我看這人與他人大不相同。看他的舉動。儼然是一個善人。或者這人沒

有不是此時帕特里面帶黃色。一心要見神父。竟沒把管獄的話放在心上。忽又抬頭看見門上掛着一個小牌子。上寫着保祿三十八歲監禁十年。不由的心驚。後面只聽管獄的說。先生若看見這個人。恐怕就不認識他了。此時屋門封鎖。你可先從那小窗間瞧瞧罷。帕特里就忙跑到窗戶間去瞧瞧。見神父在一個小板凳上坐着。也不知道窗外有人看他。兩隻手不住的編席。有時也休息片刻。眼往下看。但見在地下放着一個小本子。過了一會。又將頭抬起來往上看。帕特里因看見神父的面容。枯黃削瘦。依然還露慈祥。口裏不住的誦經。又見神父的鬚髮盡白。足證神父在獄受的罪很大。帕特里一見神父這些光景。猶如利刃刺心。不由的渾身打顫。又過了一會。聽見神父口

吟聖詠一首意思就說是我的天主如今你的孩子遭了大難。心裏很難受。我今跪伏爾臺前。眼望吾主耶穌的苦像。吾主耶穌受苦救贖了我。噢。吾主耶穌求你別離開我。可憐我罷。歌的是音韻嘹亮。意念悲哀。帕特里在窗戶以外聽的清清楚楚。不禁的泣然出涕。管獄的又道。先生。這個唱歌的人。大眾都說他沒有不是。別的罪囚都是怨天怨地的。惟獨這個人總沒有說過一句抱怨的話。人都說獄中有個屈情的好人。恐怕就是這個人罷。雖說我們管獄的心狠硬。不好可憐人。到底若叫我替他坐獄一年。能救出這個好人來。我也甘心。管獄的說這話。本願安慰帕特里。殊不知帕特里聽說更加傷神。就用袖子擦了擦淚。向管獄的說道。你快着給我開門罷。叫我快能給這屋裡

的人說幾句話纔好。管獄的隨卽開門。帕特里進去站在神父跟前。這時管獄的已去。只剩下帕特里及神父二人。平常沒有人上監裏來。如今忽然進來一人。神父不能不大吃一驚。及神父細看時。乃知來人是告自己的帕特里。這時他們二人對面相觀許久。帕特里貌親情摯。注目凝神的看了神父多會。便用手扯住神父的衣裳說道。神父呀。你寬免我罷。神父見帕特里求寬免就狠驚訝。又見他懇求的誠切。遂問他道。我寬免你什麼呢。帕特里說。神父不要故作不知。你沒有不是。我妄告了你。已經二年的工夫。叫你在這監牢獄裏受苦。神父長嘆道。唉。你說我無罪。你知道你知道。話沒說出口來。看光景神父還是不敢多說。但見神父的面色紅白。喘息了一刻。又仰首說道。仁慈

的天主呀。你加增了我寵佑。我感謝你。說畢雙膝跪在塵埃。用手蒙上臉。一聲不做。帕特里見神父跪着不動。不知不覺的也在一旁跪下。用手握住神父的腿。又求神父寬免。神父說先生從前看事錯誤。如今明白。這樣何用我寬免呢。帕特里又懇懇切切的說。我該求神父說寬免我的話。我從前不但疑惑神父。我也反對天主教。你助我父親臨終的時候。我心中已與你爲仇。想你偷了我們的錢。如今我的良心將我提醒。我不光難爲了你。也大大的凌辱了天主聖教。我可愛的神父呀。我的罪實在重大。別無他法。祇求神父快指給我一條路罷。好叫我賠補我的罪。我如今方知天主教是至真無二的。不然若非真教所感。神父便忍不住這樣的虧。我要奉你的教。可是我該先找憑

據。叫神父出獄。不碍神父的事。我知道神父爲什麼不說話。我自行找憑據。神父出監以後。還要求神父多給我講道理。一面說着就跪行半步口親神父的手。神父聽說這話。一時心中喜悲交集。眼裏流淚道。我的天主。我感謝你。我讚美你爲救一個人的靈魂。叫我坐十年的監。我也喜歡。謝完天主。就忻然應允了。帕特里出了獄。慌慌忙忙來到他哥這裏。此時恩里各訪着了位德的住處。他家只剩下位德的兩個閨女。尙在愛爾蘭居住。他們的母親已經死了。帕特里忙到愛爾蘭。給他們說了這個屈情的案子。她姊妹兩個立時隨同帕特里回到美國。一面帕特里把妄控神父的理由稟給官。將神父提出獄來過堂。此次過堂證明神父無罪。官長也滿面春風的對神父賠情告

慰。差人送神父回堂。神父出監以後。就管理恩里各帕特里他兄弟兩個立的那個嬰孩院。這院在他們的宮室裏頭。恩里各帶着家眷遷居他城。另立了一個新銀行。因受神父的感化。全家都奉了教。至今常行哀矜。帕特里領了洗。立志修道。過幾年也聖了神父。看保祿神父那時坐監受罪。惡名溢出。似於聖教有玷。孰知天主安排。此事水落石出後。反光揚了聖教會。增添了教友。神父二年的監禁。豈徒然哉。神工奇談終。

小說叢集

兗州天主堂印書館出版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I. 愛仇讎 | 定價八分 |
| II. 黑太子 | 定價一角二 |
| III. 孝子傳 | 定價一角二 |
| IV. 義僕救主記 | 定價一角 |
| V. 覆舟軼事 | 定價一角 |
| VI. 賢昆仲 | 定價一角 |
| VII. 神工奇談 | 定價七分 |
| VIII. 啞女軼事 | 定價八分 |

24

352014